

●黄俊贵 林汉城

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定位的探索

摘 要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处于转型时期,各馆必须与时俱进,明确定位。从国情出发,公共图书馆应坚持其性质、方针和任务,正确处理公益服务与产业化、市场化及数字化的关系,以文献服务、无偿服务为主,以取得社会效益为主。不应无视自身条件,盲目追求数字化,更不能舍弃公共馆的公益性而把工作产业化、市场化。参考文献 7。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转型与定位 办馆模式 信息产业化 数字图书馆

分类号 G251

ABSTRACT In an age of transformatio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have to update and re-orientate themselv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some relationships, such as publicness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7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nd orientation. Management pattern. In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Digital library.

CLASS NUMBER G251

所谓图书馆的“转型”,是指图书馆办馆模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于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更新,以及服务方式、管理方法、工作手段等方面的改变。任何事业的转型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自 20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及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图书馆从自我封闭、以藏为主的封建藏书楼转变为向社会公众服务;第二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从单一的借阅服务格局向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过渡。现在人们一般讨论的“转型”,多是指以书刊借阅服务为主转变为以信息服务为主。现阶段我们正面临着第二次转型。鉴于当今工业社会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社会各方面正在发生全面的、深刻的变化,人们有许多企盼和憧憬,而由于时间跨度大、技术发展快,实难免雾里观花,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过于自信。但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又必须掌握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态势,并努力找准自身的定位。笔者以为,图书馆的转型与定位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和冲击:其一市场经济,其二信息技术。两者互相作用,形成对传统图书馆的巨大震动。正确地分析并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确保图书馆事业在 21 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

1 面对“信息化”的探索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在神州大地日益活跃,致使长期封闭、贫困的图书馆与商场百业相形见绌,许多从业同人试图冲出图书馆的“藩篱”,各地出现了一股认为图书馆应当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诸如:“图书馆工作是一门产业,应该实行有偿服务,由事业单位转为生产单位”;“图书馆也应属于经济实体”;“图书馆改革的任务就是加速图书馆产业化”;“使图书情报商品化”,等等。

笔者认为,图书馆改革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解决自身的科学定位,而不是改变自身的性质与职能。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性质、职能及其人文精神不容改变,这是社会法则、职能分工使然。回顾国内外图书馆发展历史,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从未有人提出改变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难道当今就不需要社会分工了?图书馆的性质、职能也可以改变了?现阶段图书馆的“贫困”不是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生产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钱赚得越多越好。图书馆则不能照此办理,只有依靠政府加大投入或社会赞助,主要是获取社会效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时代的图书馆都不应将藏书作为商品,将图书馆工作推向市场,把图

书馆办成经济实体。图书具有使用价值,在书店属于商品,通过等价交换,使购书者获得所有权。而图书馆的藏书已由国家采购,目的在于履行自身的职能,绝对不能当作书店出售的商品,因为读者对藏书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只要社会有图书馆存在,它就将会长期相对贫困于许多经济企业部门,这恐怕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法都没有明文规定图书馆可以全面开展经营活动或办成信息产业,更没有哪一个国际组织提倡将图书馆作为经济实体。我们“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当放眼世界,在学习先进之时,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有人认为,图书馆既然属于第三产业,就应该按企业经营,通过商品化的创收服务,强化“造血功能”,自我发展,全面实行产业化。其实,把社会产业三分的方法并未完全取得共识,有的学者亦提出第四、第五产业说。就“第三产业”而论,其内涵实指服务性质。它们并不都是经济部门,诸如金融、保险、商业、饮食业、交通、邮电、地质勘探、国家机关、军队、警察、法院、科学、文化、教育等等,其中包括企业与事业部门。显然它们的性质不同,职能各异,价值取向有别。就其服务性质来说,正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的:“服务有两类,一类叫公益性服务,一类叫商品性服务。”图书馆无疑属于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

有人认为,图书馆工作者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进行信息开发的有偿服务好处很多,有利于提高图书馆服务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克服图书馆工作与用户需求脱节现象;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图书馆主动提高服务质量;有利于客观评价服务质量与效益,提高社会的图书馆意识。但是,无偿服务也有针对性、主动性,也能提高服务质量。以有偿服务作为提升图书馆工作水平的动力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不可否定图书馆工作属于科研活动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工作者的部分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不是全部),它主要应体现于具有一定难度的、科技与文化含量较高的信息开发工作。如果政府无拨款,而这种服务又必须付出成本(如复印、打字等),可以适当收取经政府批准、读者又可以接受的智力劳动的补偿费用和生产成本费用。但问题在于如何去界定服务的难度和知识的含量,如何衡量收费的合理性。笔者以为,应该在界定信息服务的内容上,严格控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绝不去做得得不偿失的事情,收费所获“杯水车薪”,却得罪了读者,违反了政策规

定,损害了图书馆的形象。

“图书馆与市场经济”是上世纪90年代图书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就图书馆服务而言,与社会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关系”,而不独市场经济。在研究图书馆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不应该出现误导,诸如“藏书是商品”、“图书馆应全面推向市场”、“全盘产业化”等,而是重在探索市场经济怎样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应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如何寻找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结合点。应该说,部分地开展图书馆的信息产业服务并非不可,主要应根据图书馆的文献基础、干部素质能力以及社会需求,各图书馆视自身条件与客观需求,确定方略和举措。而基层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群众服务,不应完全仿效大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形成重复开发,浪费人力物力,但可选择其地方特色项目,与大中型图书馆互相补充,共建共享资源。

根据图书馆的性质、职能,以及国际图书馆现行管理制度,对图书馆定位的共识应该是:

- (1) 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
- (2) 图书馆以所有社会成员作为服务对象,并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为目标;
- (3) 图书馆以坚持免费服务原则,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要服务标准;
- (4) 图书馆只能部分地对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信息服务及材料消耗技术服务实行有偿服务,一般来说,其服务工作或信息产品必须具有创造性和效用性,并经政府批准,读者可以接受为前提。

2 面对“数字图书馆”的探索

1978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F. W. Lancaster)出版《走向无纸信息社会》一书,声称“随着电子资源的日益重要和纸资源的日益减少,随着计算机终端在办公室和家庭日渐普及,……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82年,他又预言:“在下一个20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只留下几个保存过去的印刷资料的机构。这些机构答复读者的方法和现在的邮局答复它的顾客的方法很相似;换言之,这些机构将是消极被动的档案室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情报服务单位。”这个论断被人们称之为“图书馆消亡论”,在国际图书馆界颇有震动。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有两本书风靡社会,一本是托夫勒(A.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另一本是奈斯比特(J. Naisbitt)的《大趋势》,特别是后者就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面阐

述美国在十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其中“工业社会已经转入信息社会”、“国家经济已经转入世界经济”的观点影响尤大。不久,一场新的信息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1993年底,美国宣布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年又率先实施“数字图书馆”建设。“信息”立即成为最时髦的词汇,人们开始感受自己在信息中生活,信息是决策动力,信息可以当作资本财富,它直接影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图书馆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知识喷泉”、“社会信息中心”。这种环境促使图书馆对传统方法、技术进行全方位的革新,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成为当今图书馆发展中最具诱惑力的课题。

面对世界高新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立足现实,创造条件,紧跟潮流。其中从国情实际出发,理性思考分析,明确定位极为重要。不可讳言,当前有不少图书馆的管理者不明所以,或被一些所谓的时髦“理论”迷惑,或出于“尽快改变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而自乱方寸,盲目行动。

其实,“图书馆消亡论”不攻自破,它已被时代发展的现实所否定。当今,图书馆不但仍然生存着,而且越办越多、越办越好。“消亡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了长期存在着的阅读需要的多样性。现在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图书馆数量不断扩大;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物总量还很弱小,纸质印刷品类型与数量有增无减;几千年形成的阅读习惯还在支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可以深信,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教育实体将永远存在,并与时俱进。

近十多年,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论述可谓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它的概念、定义多达30个左右,尚无共识。然而,多数文章迄今对数字图书馆的实质仍洗有涉及,它究竟是“图书馆”(不管其是实体或是虚拟),还是“技术手段”,或两者兼而有之?有人认为,对舶来品“Digital Library”译为“数字图书馆”不如“资源库”更合适些,这都是文字的表皮,无关宏旨。据笔者浅薄的认识,数字图书馆不应视为“图书馆”,而是图书馆采用信息技术建立各类型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传递经组织加工的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或技术工作过程。既然数字图书馆不是“图书馆”,而是被图书馆所应用的技术(也可以被政府、军队、交通、金融、教育等部门应用),就不应该将它与传统图书馆平列起来比较优劣,亦不存在彼此的更替关系。将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视为共存互补关系是值得

商榷的,它们不是互相独立的图书馆形态。“数字图书馆”技术为社会各方面广泛应用,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数字化信息技术系统,只能与图书馆工作互相作用,互相融合。有人从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独立形态的观点出发,提出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结合为“复合图书馆”的概念。这确有自乱方寸之嫌。就以信息技术建立各种数据库,通过网络传递信息这样一种技术工作过程,已先后出现有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无墙图书馆、全球图书馆、电子图书馆等称谓。图书馆就是图书馆。花样翻新,只能令人目眩脑胀,对构建图书馆学无补,反会给实际工作造成混乱。“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将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科技进步成果,它永远是“复合”的。还有人将“复合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同义词,其实,“复合图书馆”这个概念是英国图书馆专家苏顿(S. Sutton)提出的,意为“物理馆藏+虚拟馆藏”,与前者我国图书馆同人杜撰的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信息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开始迈入一个新的“信息革命”的时代。但有的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革命“带有一个革掉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的含义”,“假定数字化信息是一场革命,那就意味着数字图书馆要取代现实的传统图书馆,传统图书馆迟早要消亡”。笔者以为,如果将“革命”理解为“变革”,指传统图书馆服务空间拓展、延伸,工作方法、手段变化,管理模式更新,人员素质提升的全方位的改革、变革,是没有错的,对“信息革命”这样一个已经约定俗成,为大家所接受的提法就不必挑剔了。其实,“图书馆资源数字化是方向”的观点才是值得警惕的。依其思路无异于机读载体将取代印刷品文献及其他载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同飞机、火箭不能取代汽车、火车一样。数字化文献必须通过电脑阅读,即使今后普及了手掌电脑,可以随身携带阅读,但其分辨率不佳,屏幕闪动,视角有限,不仅容易疲劳,且难免辐射,绝大多数读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通过电脑查阅资料。这正如世界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所说:“人们真的在电脑屏幕上读长文件吗?甚至连我自己都不在电脑上看杂志。”尤其是由于网络版的知识产权难以保护,出版商都不愿将新书、好书、热门书上网。图书馆如果不加选择地全部进行数字化,无疑是盲目的,绝不值得效法。可以说,数字化的机读形式并非理想的阅读方式,从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环境(条件)、阅读卫生等方面都大不如印刷品。不

论什么时候,印刷品文献都将是图书馆的主要信息源。数字化文献的功能主要不是供阅览、浏览,一般不能进行印刷文献载体的转换,其主要功能在于:一是信息检索;二是信息传递。因此,图书馆文献资源数字化应考虑其自身功能而有所选择,绝不能以数字化为方向,无目的地取代印刷品及其他载体文献。

图书馆的科学定位既要掌握国际科技发展潮流,更要实事求是地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大力提倡“拿来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是把国外的办法拿来,为我所用,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不可仅将“拿来主义”当成一个捷径,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加消化的将外国技术简单地“拿来”,必将使自己的财富、事业、智慧都简单地被人“拿去”。短期行为可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可解“燃眉之急”,但毕竟并非强筋健骨的根本之策。当前在图书馆界不少人一味鼓吹西方数字化理论与实践,并盲目引进外国数字图书馆技术及其建设模式的倾向是值得深思反省的。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决定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全国仍有159个县没有县图书馆,有99个县图书馆有馆无舍,有169个县图书馆馆舍面积低于300平方米。同时,各类型图书馆都有自身的不同特点,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目前不少图书馆面临着另外一种生存的状况。诸如,一般省、市图书馆购书费均不足500万元,有的甚至不及100万元;许多县、区图书馆购书费只有几千元,有的甚至连续数年没有购书费。不少基层图书馆难免存在这种状况:“空”——空空如也,只有很小的馆舍,藏书、设备、活动几近于无;“空”——藏书很少,特别是新书少、好书少;“滥”——由于无钱买书,只好向社会“化缘”,所得捐书均属“卸包袱”的“废品”,人家“宁缺勿滥”,而自己则“宁滥勿缺”,聊以充数;“旧”——无新书刊入藏,仅靠几万册书刊“镇馆”,数年不变,图书馆成了“博物馆”;“重”——少而旧的藏书具有大量复本,难以发挥作用;“乱”——管理较乱,往往自乱章法,甚至不明图书馆为何物,不知应怎样办馆;“低”——服务水平低,读者所需资料、所提问题,一句“没有查到”“本馆没有”或“不知道”,打发了事;“差”——由于上述种种问题,致使办馆效益

较差,有悖建馆初衷。可以说,当前对于许多基层图书馆需要“雪中送炭”,还不是“锦上添花”。

就绝大多数图书馆而言,全面采用数字图书馆技术是不明智的。但数字图书馆技术可以分解,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即高速计算机通讯网络)和各类型数据库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理由将数字图书馆神秘化。各地中、小型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总体规划下,参与数字图书馆的核心工程,建设特色数据库(资源库)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图书馆工作的内在规律,以及国际图书馆潮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图书馆应该具有如下认识:

(1)对源源不断出现的高新技术,要以积极的态度,力求与时俱进,而不是一味排斥;

(2)对数字图书馆,要从通过学习了解、调查研究,明确其实质,而不人云亦云,听到风就以为是雨;

(3)对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应用,要以读者为本,以国情为魂,不脱离实际,不盲目从事;

(4)妥善处理好数字图书馆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既积极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框架下建立具有特色的资源库,又努力做好各项业务基础工作,特别是日常书刊借阅服务,坚持开放、自由、多元化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图书馆正在转型,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它的定位涉及方方面面,以上仅就“信息产业”与“数字图书馆”两个主要因素展开议论,其中有关定位决策的“权”与“钱”问题就不再赘述了。诚望定位决策不是领导者的意志,而是客观实际和图书馆工作的规律;也不是由“孔方兄”决定,而是由投入目的和社会效益决定。

参考文献

- 1 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2 周和平. 关于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
- 3 李致忠. 图书馆的科学定位与发展战略.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4)
- 4 黄俊贵. 小说数字图书馆建设问题. 图书馆学刊,2001(4)

●王子舟 张洲英

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

摘 要 客观知识具有创新性、中介性、可编码性、可传递性、无损耗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不确定性等基本特性。认识这些基本性质,有助于理解知识、理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参考文献 13。

关键词 客观知识 基本性质 创新性 共享性 不确定性 图书馆学

分类号 G302

ABSTRAC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objective knowledge has the natures of creativity, intermediacy, programmability, transferability, processibility, uncertainty, etc. To understand these natures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y practices. 13 refs.

KEY WORDS Objective knowledge. Basic nature. Creativity. Sharing. Uncertainty. Library science.

CLASS NUMBER G302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智力劳动成果。知识依其载体形态可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主观知识指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知识,又称为隐知识(Tacit knowledge);客观知识是指主观知识外化、物化、社会化的知识形态,又称为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客观知识一经产生,便具有独立存在的实在性(实在性是其存在前提)以及以下几种基本特性。

1 客观知识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性质之一。任何一种知识生产出来之后,它都会使人对世界认识的未知领域有了一定的缩减,而对世界认识的已知领域得到一定的扩延。人类知识系统大面分之有常识系统、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形而上学知识反映的是人们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与态度,科学知识反映与揭示的是客观世界的性质、关系和规律,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都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可以说,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的创新性最集中地体现了知识的价值。此外,那些被大众所习知的常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们也具有创新性。这些知识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它们是由无数创新知识沉淀而成的。其中许多常识就是由科学知识转变而来的。在知识产权理论中,凡称为知识产品的都应具有创新性,专利发明要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作品应具有“原创性”,商标应具有“可识别性”。虽然它们各自的创新性要求程度各不相同,但创新性都是知识产品构成的必要条件。

知识因其有创新性才能够不断增长。知识的增长性是以创新性为前提的。知识因为具有创新性,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某一时间上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总量)才能不断增加,知识流量(某一时间内全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增量)才能不断加大。

5 谭祥金. 面对数字图书馆浪潮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1)

6 沈迪飞. 论当前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路向.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5)

7 莫少强. 中国数字图书馆比较研究. 2001 年学术理论年

刊,《图书馆杂志》编辑, 2001

黄俊贵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广州文明路 213 号。邮编 510110。

林汉城 广东揭阳市榕城区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广东揭阳市。邮编 522000。(来稿时间: 2002-04-01)

^{*} 本文系武汉大学“新世纪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系列研究论文之一。